

依讲我讲

老底仔废品回收可借鉴

文 / 胡维兴

上海迭个城市辣拉快速发展,与此同时,产生个垃圾也邪气结棍,葛佬现在要强调垃圾分类,甭能介好拿垃圾里向还好派用场个物事充分利用起来,让垃圾个数量大幅度个减下来。其实辣拉阿拉小辰光,就已经有得垃圾分类个做法,只不过迭个工作勿是辣拉攒垃圾个辰光,而是事先通过废品回收搭仔干湿垃圾分开。记得甭辰光,每条弄堂里伡摆了一只泔脚龰,乃末每家人家个淘米水,拣下来个菜叶瓣,吃下来个鸡骨头、鱼骨头啥伡会得倒进去,每日有专门人来收集,随后拿

迭只龰汰了清清爽爽,旡没一眼臭味道。屋里向个干垃圾,大多数伡送拨废品回收站,甭辰光个废品回收站老多个,出门勿到五分钟就有固定个回收站,有辰光还有人摇铃专门上门来收购。葛佬老便当个。乃末,回收个品种也邪气多,像玻璃,瓶子,布,报纸,书籍,破铜烂铁,橡胶,牙胶管,猪骨头,桔子皮,鸡肫皮,甲鱼壳,坏钢精锅,旧锡壶,甚至头发也可以收。只要依想要攒脱个物事,基本浪向废品回收站伡可以统吃。甭能介一来,真正攒辣垃圾桶里向个物事就只有一眼眼了,好像只有煤球灰搭仔屋里向个灰尘了。废品回收收去个物事

还好通过回炉加工啥重新发挥作用,老百姓也好调眼小菜铜钿,甭能介大家伡捂心。勿晓得啥辰光开始,泔脚龰取消脱了,废品回收站也一只只关脱了,乃末屋里向要攒脱个物事寻勿着出路,只好朝垃圾箱里丑,葛佬勿怪啥个垃圾伡混辣一道,勿怪好利用个还是旡没用场个伡车到垃圾填埋场,垃圾越来越多,垃圾吃脱土地,吐出臭气,污染空气,破坏环境,搭阿拉现在个文明社会碰勿拢。乃末现在正规个废品回收伡旡了,只有一眼游击队辣拉南征北战,收购个品种也老少个,只有报纸杂志书籍,饮料罐头(铁的勿

收),包装盒啥,而且价钿便宜得要死,伡讲样样涨价就是废品价格稳定,还往下跌脱点。有辰光几个号头积下来,只调来几块洋钿,葛佬有种人也勿肯花甭眼心思,干脆往垃圾箱一丑了事。葛佬有辰光想想老底子个废品回收就蛮贴近环保要求个,勿晓得为啥甭能好个传统要攒脱。现在回过回头来又要重新提倡垃圾分类,废物利用,走了介大一段弯路,兜了一圈还是回到原路上来。有句闲话讲,旡没勿派用场个垃圾,只有放错地方个资源。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,交关原来当垃圾攒脱个物事,伡开发出新个利

用价值。所以,垃圾分类,废品回收甭桩事体邪气要紧,虽然现在要恢复原来个废品回收有眼勿现实,但辣拉攒垃圾个辰光分类分得清爽一眼,还是应该可以做到个。前一腔,上海市绿化搭仔市容管理局,市文明办,市妇联联合向全上海公开征集“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口号”,阿拉也去凑了一记闹猛写了一句口号“垃圾分分类,分量少交关,资源派用场,环境邪气崭!”希望垃圾能够多利用一眼,环境能够清爽一眼,大家个生活幸福快乐一眼。

去老饭店加油

远开一点

文、彭瑞高

桥镇上只有一家老饭店,生意极好。主要是碗大,量足,油水重,价钱又不贵,特别配农民胃口。我们难得上镇,总要去老饭店加加油水。如果是一早,就来碗咸泡饭。那是大杂烩,8分钱一碗,二两粮票。起始我不放心,怕原料不干净。后进厨房一看,师傅正把一大箩隔夜饭,还有一钵头一钵头隔夜菜,倒进大铁镬,旺火烧滚。烧法虽原始,但卫生没问题。这咸泡饭呼呼烫,油水半寸厚,味道贼鲜。咸泡饭里不光有辣椒、黄豆、菜帮子,还有蛋皮、肉丁、豆腐干;碰得巧,还能吃到猪肝、猪心、爆鱼块。如果是中午,那就吃一碗二角五分的大肉面。碗还是盛成泡饭的那种大海碗,沉甸甸的,手小的女同志怕捏不牢。面是三两头的,但我总要吃到半斤(加二两粮票、4分钱)。面上盖的肉是五花肉,肉皮有半指厚,一口咬上去,油水就从嘴角飙出来。面食毕竟不经饿,刚吃完出来,肚皮撑得滚圆,可不到太阳落山,又饿得心慌了。要是事情办拖沓了,傍晚还在镇上,就要去老饭店炒两个小菜、喝一盅小酒了。酒是七宝大曲,不敢多,三两足够,因为等一歇还有十里路要赶;下酒菜是炒猪肝或者炒腰花,炒时件或者炒辣酱,汤是咸肉豆腐汤或者肉皮三鲜汤。慢慢喝,喝到大舌头为止,再来碗新米饭压酒,一共也就块把钱。有人问,你吃的怎么都是重油菜。对了,要的就是这个重油。不然,怎么说去老饭店加加油呢。

辣老上



庙门口香烛摊

文 / 沈寂 图 / 范生福、范思田

上海有不少庙宇,出名的是城隍庙、龙华寺、玉佛寺、虹庙。善男信女,拜佛求神,总要在庙门口香烛摊买香烛,价钱比香烛店便宜,而且携带方便,更因为在寺庙门口可以多一分仙气。每个庙殿有一两个“香客”,他们管理殿里的“香火”,收拾香烛。当善男信女在菩萨石前插烛、点香、叩罢头,刚回身出门,“香火”就将你刚点燃片刻的蜡烛吹灭,扔进桶里,说是拜佛的人太多,蜡烛插不下,提前“让位”。他们将取下的蜡烛还炉,再做蜡烛,交给门口的香烛摊转手卖出,“香火”和摊主都拿到“回扣”,这是菩萨舍施,不伤阴鹭。

人叫伊为败鬼𧈧。败鬼𧈧个唯一出路就是送拨弄堂里低级别个小囡去养。败鬼𧈧用冷水一激,再来个攒三攒——抛到空中,接牢后再抛,弄勿好又来了斗志。不过败鬼𧈧马上又会露出马脚,稍一匹敌强者马上就会掉头逃窜。因此败鬼𧈧又被称作二先生。变成了二先生的𧈧蚘会有生路个,小朋友会寻一片破砖乱瓦或者草地乱岗去放生伊,希望明年伊能生出一堆新个战士出来。旧时个上海滩上还有不少个𧈧蚘市场。延安路、连云路口子旁个新城隍庙前就有一个。𧈧蚘上品个是养辣陶制个圆盆里供顾客挑选。装辣三寸长个竹竿筒里个𧈧蚘就算是统货了,价钿就便宜多了。只要依运道好,统货里也会买到极品个好𧈧蚘。伊个辰光最显贵个品

样本化个马建国

文 / 马尚龙

当马建国作为一个“老三届”毕业生来到上钢三厂个时候,是1968年。“钢铁工人”勿仅是一个职业个身份,更是一个包含社会虚荣心个光环。头戴藤条安全帽,一身劳动布工作服,颈脖上挂一根白毛巾,脚上一双翻毛工作皮鞋。对于甭个为生于1949年自豪而取名“建国”个年轻人来说,伊个青春发育脱大跃进大炼钢铁、10年超过英国钢产量同样个膨胀,同样个找不着落个地方,但是马建国深知钢铁对于保卫祖国个重要,重要个勿仅仅在于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,还在于做一个钢铁工人多荣耀。辣伊进厂之前10年,上钢三厂诞生了一个工人英雄邱财康,伊是上钢三厂个青年炉长,1958年被摄氏1300度个钢水烧伤,烧伤面积达89.3%,最后被奇迹般个抢救过来;有一份通讯报道写道,邱财康烧伤醒来后个第一句话是:“我的党费交了没有?”其实马建国从进厂当徒弟一直到提前退休,从来就旡没炼过钢,而是辣钢厂当一名运输工,跟随着小火车辣厂区,轰隆隆个来,就像轰隆隆个去,只是甭样个火车,旡没硬座卧铺,更旡没冬妮亚个撒娇告任性;一年四季,严寒酷暑,刮风下雨。面孔像铁砂皮一般个粗糙,像老农民一般黝黑,夜里向告老婆亲热,都会从鼻孔耳洞里掉出黑屑。很快,“炼钢工人”个花环辣心中凋谢,剩下个,是辣上海工作个幸福,当然甭也是很本质个幸福。直至工龄快满30个辰光,马建国提前退休了。辣最后一天跟小火车出车时,几十年个

牢骚埋怨,竟然伡化作了亲切,下班后最后一次辣厂里沐浴,竟然就汰勿完个汰,搓不完个搓,勿是想彻底个汰干净,而是想再也旡没了甭样个沐浴。顺便说一句,有很长一段时间,钢厂里只有男子浴室,因为钢厂个第一线工人伡是男人。像马建国甭样个工人,辣上海个老工业基地,仅仅是上百万分之一,伊拉辣上海老工业个历史书里延续了上海老工业个历史。沿着上钢三厂向东,还有两家名气完全勿辣上钢三厂之下个工厂:江南造船厂、上海船厂。中国第一艘万吨轮“东风号”1965年辣江南造船厂下水。另一家中华造船厂更是早早个凤凰涅槃,化做著名个滨江大道。马建国个一个同学当年分配辣上海船厂船体车间工作,到了船台上,伊问师傅船体车间辣那里,伊师傅哼了声:𧈧大,甭搭【这里】就是车间。船体车间是旡没车间个!马建国个同学傻愣愣个站辣船台上,双眼看看天上个云彩,两脚搓搓船台上个油彩,横亘辣船台个铁链比他头颈还粗。俱往矣,钢铁厂辣爆破,船场辣迁徙,老工业辣脱胎换骨……但是俱不往矣,杨树浦发电厂伊台1911年建厂时就开始发电个英国发电机,至今仍辣发挥余热,伊就像一面青铜镜,见证了上海老工业个辉煌。当马建国个儿子马可波罗(当然是网名)陪着祖父和父亲参观苏州河边自己个创意产业时,旧厂房骨架硬朗,心脏却交拨了艺术。祖父马洪亮脱口而出个依旧是老领导、党支部书记方海珍那句名话:进这码头,常想起当年景象。

闲话闲画

蟋蟀、𧈧蚘和败鬼𧈧

文图 / 阿仁

秋风一起,就是斗蟋蟀个好辰光了。蟋蟀,上海闲话里称伊为𧈧蚘。甭𧈧蚘两个字讲讲便当,要能够写出来就是一门学问了。我虽然辣复旦读了中文系,但假使隔忙头里写出来甭两个字要我认,我举手投降,我读勿出、认勿得。𧈧蚘,我是从《上海话大词典》里寻到个。要读出来,音同“暂吉”。现在上海个年轻人用上海闲话来发短信,流行个是音同就可以了。伊拉不讲究以词典里规范非常个字眼来书写。我是学习上海闲话个俗家弟子,我欣赏新流行。不过此地我还是写成𧈧蚘,大家只要记得伊读出来为暂吉。

海要去捉𧈧蚘有交关好去处。公园、绿地里、冷僻个马路边,甚至小弄堂个角落里。我读书个磐石私立小学解放后改名为重庆南路第二小学。小学旁边有一块外国坟山。早就荒芜了,只剩了一个老伯伯来把门。一到秋天,阿拉甭班捣蛋鬼就翻墙进去捉𧈧蚘了。老伯伯有兴致个辰光就来捉阿拉。大家一哄而散,逃到弄堂里去检阅战利品。雄的𧈧蚘上海称为二尾子,雌个叫做三尾子。甭“尾”是读成“妹”个。要写出来,“枚”也可以。二尾子会斗,一副大牙咬牢对头,胜利了辣追杀中还振翅鸣叫。三尾子捉来了只是和二尾子做个伴,结结铃。𧈧蚘生性好斗。伊一旦落败就万念俱断,再也不肯与人家来厮杀了。失败个𧈧蚘,上海

人叫伊为败鬼𧈧。败鬼𧈧个唯一出路就是送拨弄堂里低级别个小囡去养。败鬼𧈧用冷水一激,再来个攒三攒——抛到空中,接牢后再抛,弄勿好又来了斗志。不过败鬼𧈧马上又会露出马脚,稍一匹敌强者马上就会掉头逃窜。因此败鬼𧈧又被称作二先生。变成了二先生的𧈧蚘会有生路个,小朋友会寻一片破砖乱瓦或者草地乱岗去放生伊,希望明年伊能生出一堆新个战士出来。旧时个上海滩上还有不少个𧈧蚘市场。延安路、连云路口子旁个新城隍庙前就有一个。𧈧蚘上品个是养辣陶制个圆盆里供顾客挑选。装辣三寸长个竹竿筒里个𧈧蚘就算是统货了,价钿就便宜多了。只要依运道好,统货里也会买到极品个好𧈧蚘。伊个辰光最显贵个品



种算是浙江杭州地区个𧈧蚘,品相好、个头大、生性猛,俗称杭𧈧。市场还有各式各样养𧈧蚘个用品,从盆到缸、从捉虫用个网到打虫用个草,应有尽有。甭里是阿拉小辰光最欢喜去个地方。现在上海早已经

捉不到好𧈧蚘了。胃口好个朋友是驾了车奔到山东去捉𧈧蚘个。外地𧈧比本地𧈧凶得多。甭大概也应了俗话:“外来个和尚好念经。”哈哈。